

纽约老兵节游行 法轮功学员送祝福

（明慧记者纽约报道）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纽约曼哈顿繁华的品牌商业街——第五大道上，星条旗迎风飘扬，一年一度的美国老兵节游行登场。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邀请参加游行，为纽约市民送上美好的祝福。

今年参加游行的队伍有近二百个，包括退役海、陆、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警察、二战老兵、以及在外国作战的退伍士兵等，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压轴队伍是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的队伍由四个方阵组成，天国乐团开道，仙女们身着典雅的唐装，手提着镶有金字“真善忍”的七彩大灯笼，向两旁观众传送慈悲；伴随着悠扬的炼功音乐，学员们演示着法轮功功法；腰鼓队队员们欢快地舞动着小小鼓槌，一路传唱着“法轮大法好”。

当队伍行至主席台前时，游行主办者高举话筒介绍说：“现在大家看



二零一二年纽约老兵节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队伍

到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法轮大法游行队伍，他们是退伍军人节游行的老朋友，他们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法轮功队伍负责人易蓉表示，法轮功每年都受邀参加老兵节盛大游行，体现了法轮功在国际上受到的欢迎，这

和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形成鲜明的对比。法轮功队伍壮观整齐，服饰优美，音乐昂然光明，希望更多人能通过看到这个游行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到“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信息，同时希望给纽约市民和世人带去美好的未来。◇

加国会议员：国际社会需尽全力制止活摘器官

（明慧记者渥太华报道）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布兰特·瑞诗吉博（Brent Rathgeber）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尽其全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瑞诗吉博认为，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非常关注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特别是未经本人同意的。这些人包括死刑犯，也包括法轮大法修炼者等良心犯。他说：“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此事，并对中共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活摘，因为它是难以被宽恕的。”

加拿大不同党派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二零零九年一月在渥太华结成了一个组织——“国会法轮功之友”，关注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问题。这个组织是全世界首个在国会建立的，



致力于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的团体。瑞诗吉博议员认为，“我们（国会法轮功之友）

尝试让国会议员和公众知道法轮功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以及在中共控制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容和歧视，当然，器官摘取是我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

瑞诗吉博议员认为，任何时候，对一个政府来说，活摘器官都是践踏人权活动中最严重的罪行。这个政府将要承担所有对外关系中的负面结果，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关系，还是通过联合国的多边关系。◇

德民众雨中签名 反对活摘器官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法轮功信息日在德国中部大学城美因茨（Mainz）举办，介绍法轮大法，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血腥迫害。很多民众冒着雨在信息台前观看真相展板，纷纷谴责迫害，并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下图）。◇



铁匠和老伴修炼大法的故事

我出生在一九三三年，黄河扒口子时，我才四、五岁。只记得看不到边的水，我一个人待在树上好几天。那房子都是土坯房，水一泡，墙先倒了，一个屋架顺水漂不了多远，也散架子了。俺一家人全失散了，后来知道六个兄弟死了五个，只我一个活了下来。我一个人要饭，到处走。后来大了，我随着一个铁匠打铁，整天和师兄一替一下地打铁。再后来共产党来了，搞什么公私合营，我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工厂。

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我都经历过，可是因为我是文盲，只知道干活，加上又是要饭出身，所以什么运动也摊不上我。再后来，我退休了，儿子也下岗了，就自家开了个铁匠铺。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是在炼功点上听的录音，就知道师父讲的好。听了几天，有一天，我单腿跪在地上在砂轮前打磨一个物件，砂轮不知怎么脱落了。那砂轮有锅盖大，转速每分钟两千五百转。以前厂里也出现过多起这样的事件，伤人是经常的。大都是砂轮碰到一个物体后，再从房顶上打出一个洞甩出去。这次砂轮先落到我跪着的膝盖骨上，再旋出去的。那真比刀切得还快，一个大口子出来了，连骨头都看得见。家人可吓坏了，都围上来，手忙脚乱地要赶快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我有师父管着哩。”儿子不依，哪肯听我的！老伴倒很明白，说：“他不愿意去，那就不去了吧。”

当时也没有怎么处理，因腿受伤时是跪着的，我把腿一伸，伤口就挤在了一起，也没怎么出血。夜里睡醒觉，用手一摸，伤口处凉凉的，我心里明白，师父在管我。没几天，伤口就真的痊愈了。

我老伴的脾气也不好。在厂里上班时，一次车间主任说错了话，她说人家说话不算数，拽着人家的脖领子，非得让人家把唾沫舔起来。她修炼法轮功后，心性守得比我好。一次，二蛋他妈把刷锅水倒在了俺门前的下水道口上。当时是夏天，蝇子特多，下水道的味道也难闻，她就说了一句：“以后别往这上面倒了。”二蛋

他妈一听不依了，当时就骂起来了，说老伴有意找她碴，那么多人倒，为啥专说她。老伴笑笑就进了屋。二蛋他妈竟然跑到屋里来指着她骂。老伴真的没有动心。要在以前，就她那脾气，谁敢惹她？这一炼法轮功，没脾气了。她随手又搬过一把椅子对二蛋他妈说：“她大姨，你消消气，我说错了，你要不解气，就坐这再骂一会儿。”二蛋他妈还真坐那骂上了。骂了半天没意思了，自己走了。

我是个铁匠，性格强，敢碰硬。可是修炼了，就得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嘛。但是对恶人，我的性格可丝毫不含糊。有一次，派出所的几个警察来抄家。我当时在床上歪着，心里有点生闷气：这干啥呢？我们炼功做好人，咋的了？我大吼一声，坐了起来：“你们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咋着？”几个警察吓得直哆嗦，其中一个说：“大爷，您消消气，是上边让来的，怪不着我们。”我说：“胡说，把东西给我放下，这做好人都不让，让做啥？！你给我说说真、善、忍哪错了？”那小子边哼唧边往外蹭，嘴里不住地说：“大爷，这不怨俺，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老伴在这方面做得比我还好。闺女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几年回来了，派出所不给落户口，她一听就说：“这是对咱的迫害。”说着就到了派出所找所长。那所长以为咱都怕他呢！老伴问他为啥不给闺女落户口？他说上边有规定。老伴二话不说，出了派出所的门就喊上了：“俺炼法轮功，派出所欺负俺。俺全家都炼法轮功，大家给评评理，真、善、忍好不好？俺闺女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劳教了几年，回来了，还不给俺落户口，这就是欺负人！这就是派出所干的事，是江泽民干的事……”老伴那嘴真厉害，引得大家都来看。

派出所所长听说后，赶忙把她往院里拉，不住地说：“大姨、大姨，您别喊了，我给你落户，还不好吗？”老伴说：“你刚才咋说哩？我不被逼急了，我会这样喊？！你放心，这户口俺还不入了。看我不把三十六条街给你吆喝一个遍！看我敢不敢给你喊



到公安局去！”所长不住地赔不是，就剩没给老伴跪下了，进了院就喊快给她入户口。

这些年俺讲真相，该明着讲时，就明着讲。有时咱也注意安全，资料多了，该贴的贴，该发的发。俺老两口蹬个三轮，一个人发，一个人做，安全着呢。

前几年搞拆迁，到处找地方租房，有朋友介绍到一个被卖掉的工厂里住。工厂里原有几十家住户，都是些下岗工人。可是那里的厕所太脏了，都多少年没有人打扫了，粪便到处都是，没有下脚的地方，外面也都是解的大小便。也难怪啊，厂房都扒了卖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谁还有心搞卫生？满院子荒草枯枝的。

我和老伴清理这个厕所，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清理干净。大伙都看着呢，知道咱是个实在人。我又和老伴在荒地上开了块菜地。咱能吃多少，剩下的都分着送了大家。邻居对咱这个亲啊，没事总来说说话，这时再讲真相，没有不相信的，都说咱人好，看看咱的为人，就知道法轮功是啥了。

我和老伴修炼，还出了好多功能，特别是老伴，做饭时，想切菜就飘过去了，一准备炒菜，就又飘到灶台前了，美妙着呢。

师父，俺不会写，是同修帮着写的，还有很多事没给师父说。师父，俺全家向您问好了！（选自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北医大硕士虞培玲在江苏遭绑架 面临非法庭审

【明慧网】据悉，法轮功学员虞培玲和王明香在江苏东海县发资料时被绑架。虞培玲，四十六岁左右，北京医科大学硕士毕业，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她非常憨厚朴实，文静而有涵养，做事总是能先想到别人，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人好，又有文化。她是受高等医学教育的高材生，本是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只因修炼法轮功就被非法判刑二次，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非人折磨，判刑使她失去了工作，家庭，没有了正常生活工作的权利。

虞培玲二零零零年依法上访、讲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洗脑迫害。恶警为“转化”虞培玲，曾经六天六夜不让她睡觉。

出监后，虞培玲因散发《九评》等真相资料而再次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五年又被关押在女监八区。只因她拒写“保证”和“认罪书”，监区长黄清华等警察就混淆党与国家的概念，攻击她“不爱国”，“搞政治”，诬蔑、贬低她的人格，以期丑化她给她施加精神压力。同时唆使包夹对她暴力行恶，踢踹虞培玲的大腿和臀部，致使她的右大腿瘀血肿胀，竟比左腿粗了近十厘米。警察还剥夺她基本生活的权利，连手纸都不让买。在遭受

打骂、污辱、限制上厕所、不让睡觉的情况下，虞培玲拒绝去用于洗脑迫害的“心理咨询室”，被强行拖抬过程中，她高喊“法轮大法好”，并揭露监狱的恶行，后受到更严厉的报复迫害。黄清华为了“立功”，单独关押虞培玲，连续罚坐硬板凳、不让她睡觉、打盹就用冷水泼、脚踹，虞培玲的臀部被磨破溃烂，被折磨得一度站立、行走，甚至坐凳子都无法保持平衡，不断摔倒和跌落，身体极度虚弱。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她精神恍惚，又被诬其有癔病而饱受侮辱。由于长期被限制上厕所，虞培玲被迫把屎尿便在裤子里，多日不许换洗，致使臀部溃烂，长期不能愈合。在屈辱的煎熬中，她始终正念正行，直至二零零七年出监。

如今，中共企图再次冒用司法形式制造冤案，构陷虞培玲。上两次对虞培玲的诬判中，中共诬陷的罪名是“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不是×教。谁提供了把法轮功定为“×教”的书面依据呢？谁也没有。其实真正破坏法律实施的恰恰是中共，中共才是一个真正的邪教组织，而具体执行的一线检察官、法官，就成为中共破坏法律实施的执行人。◇

【明慧网】当年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曾用人体试验，秘密研制伤寒、鼠疫、霍乱、赤痢、结核等传染病菌，研制生产各种毒药，培养可供战争使用的危害人类生命的细菌。规模最大、危害最厉害的一支便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内设八个部和一个“特别班”，共三千余人，远远超过德国法西斯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所”。这座杀人魔窟，惨无人道地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残忍的试验方式不下四、五十种。

一九四六年，哈尔滨成为中共建政的第一座城市，中共接管的不仅是政权，还有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残忍，人体实验是其中之一。

中共在历经十三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被揭露出来的众多暴行中，药物迫害惊现其中。

哈尔滨市李洪奎在被迫害近七年，即将出狱之际，忽被告知突发脑淤血，结果他家人见到的是一个已不能说话的亲人，而且他在“病情”好转情况下又骤然离世。据调查，省政法委派谈话后，李被单独关押，出现不说话、发呆情况下发病，家属因此怀疑李洪奎被施加药物迫害，有意造成发病假相，达致虐杀目的。

中共毒杀中国人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在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先后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修炼者，不少人被迫害至奄奄一息，送回家中不久离奇死亡。双城四十五岁法轮功修炼者董连太被送回时以及后来几天，高烧、咳嗽不止，吐出的肺叶状物气味难闻。与双城市柳权国、岳保学、佟文成在长林子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前的症状相似。当时劳教所恶警赵爽在释放柳权国之前说：你出去就得死。

药物迫害不仅在哈尔滨市监狱、劳教所存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劳教所都有这种案例，不仅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而且还对上访群众施害。中共为什么能下如此毒手？

法西斯在杀戮犹太人之前，动用宣传工具宣扬犹太人是“德意志的敌人”。日军在训练士兵杀人时，把中国人说成低劣民族——支那人。把被实验者说成“马路大”——木头。而中共党徒杀害的是同胞——邻居、同乡、同事、朋友、师长，甚至是亲人。怎么办到的？同样是仇恨宣传——把某些人“异化”为敌人，灌输对敌人无情打击理论，把残害无罪者的行为美化成“革命”、“正义”。被灌输了无神论、斗争哲学的中国人精神被异化了，失去了传统文化敬天信神、自省自律的思维模式，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和温良恭俭让的行为规范。人性善的被抑制，恶的被放大，假、恶、斗肆行，在混淆是非的谎言驱使下，不可能的暴行成为可能，并反复持续在华夏大地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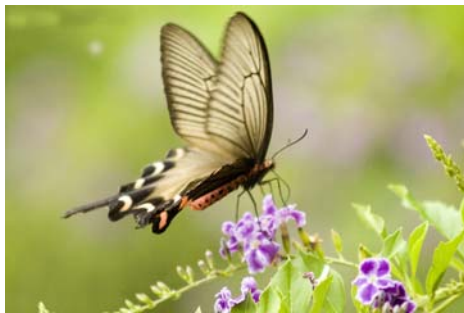
法轮佛法开传，中华民族的灵魂在苏醒，言行在归正，法轮功修炼者重新有了衡量事物的标准。对此充满恐惧的中共，这一次对信仰真、善、忍的公民大打出手，诽谤诬陷。在谎言与暴力戕害下，被害者被毒杀的是肉体，害人者被毁灭的是灵魂。而中共，才是最终的罪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公敌。◇

【明慧网】俄罗斯《晨报》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报道，一位学者找到了有力证据证明，人在心跳停止以后依然存在“灵魂”。这位学者表示，“当人的心跳停止，血液停止流动时，微管失去其量子状态，但存在于其中的量子信息不会被破坏，所以它们就在宇宙中传播散布。所以如果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存活下来，他们多会讲述那‘一束白光’或者看到自己如何‘灵魂出窍’；如果病人去世，那么量子信息就会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存在于肉体之外，即‘灵魂’。”

研究报告中指出，人的“灵魂”是较之常规神经元更为根本的某种东西。进行这项研究的医学教授认为，意识是一直存在宇宙中的。当人的心跳停止，人脑中所存储的信息不会随之消逝，而是继续在宇宙中扩散。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经历过临床死亡的人回忆起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或者看到“一束白光”这一现象。

美国神经外科教授亚历山大也曾曾在自己的著作《天堂的证明》一书

俄国研究报告证明： 人死后“灵魂”仍在



中描述了自己的“阴间旅程”，“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感觉自己在天堂，周围有蝴蝶飞舞还有一些类似于天使的物质。”

一九零六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医院麦克特嘉博士发现病人的死亡过程中，体重以每小时一盎司的速率递减，在病人断气的一刹那，体重突减四分之三盎司（排除病人死前挣扎的因素）。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学术刊物上。一九一六年美国科学家卡特博士重复此实验，并用一种叫迪西亚宁染料染过的幕

布观察正在死亡的人体，看到在病人死亡瞬间，有一如雾般的发光体自病人体内升起，映在幕布上，不久就变成和病人身体一样的形状缓缓漂浮起来，飞向窗边，神秘地消失，同时体重顿减四分之三盎司。

这一次科学研究结果，又一次验证了法轮大法师父的话。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清晰地揭示了人体生命之奥秘：“人死的时候，人体中的原子核怎么能够随便死掉呢？所以我们发现人死了，只不过是这层空间，这层最大的分子成份脱掉了；在另外空间里那个身体并没有毁掉。”“我们在高层次上看，人死了，元神不灭。元神怎么不灭呀？其实我们看到人死了之后，放到太平间里的那个人，它只不过是这个空间中的人体的细胞。内脏上、身体里边各个细胞组织，整个的一个人体，在这个空间中的细胞脱落下来了，而在另外空间比分子、原子、质子等成份更小的物质微粒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死，它在另外的空间里，在微观下的空间中还存在着。”（文／书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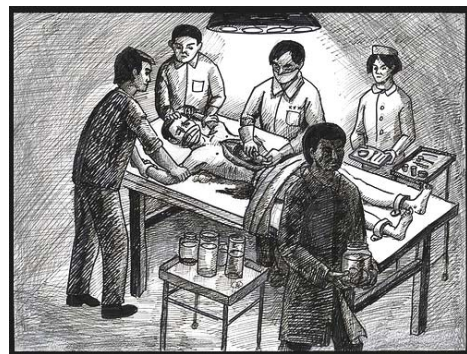
谁是活摘命令发布的总中心？

据中国卫生部统计数据，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国共实施了五万九千五百四十例肾移植、六千一百二十五例肝移植和二百四十八例心脏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二零零五年一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研讨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大陆有五百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三千五百例，而实际数据至少是公开数据的三倍。

二零零九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的《血腥的器官摘取》调查报告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有四万一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截至二零零五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六万例，比过去五年增长近三倍。而这几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年代。

江泽民曾经密令：“对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份。”中共政府的内部规定早就从政治强权上支持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江泽民流氓集团直接利用“六一零”系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从北京最高政权核心发布命令，操控政法、军队、医疗系统全面参与了“按需杀人”的反人类犯罪活动。

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是招揽生意的国际窗口，在“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公开表示，“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在活体摘取器官黑幕被揭



开后，网站被删除）

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网站被删除）

以上铁证说明，巢居在北京的中共邪恶流氓政权是活摘命令发布的总中心。（摘自明慧网文章《北京 活摘罪恶知多少》）◇